

cmchao / December 07, 2017 08:06AM

[用阿美族文化做外交！阿米斯音樂節邁入第四年，不想成為舒米恩的音樂節](#)

用阿美族文化做外交！阿米斯音樂節邁入第四年，不想成為舒米恩的音樂節

BY VANESSA LAI · 2017/12/07

DSC_0400_preview

坐在我旁邊的小章（化名），是一位來自台北的圖書館員，身上背著「都蘭國小」的小書包，她到處打聽哪裡可以買這種小書包，後來得知原來音樂節內的攤位就有賣，她告訴我：「很不一樣的是，這裡很多攤位本身就是在地商家，表演者也是顧攤販的人，給人很隨性、自在的感覺。」

阿米斯音樂節讓參與者透過音樂節直接進入部落，模糊了主客間界線，也呈現原民日常生活裡的真實面貌。（照片提供 / 米大創意有限公司）

兩（2015）年前，小章就因為《太陽的孩子》這部電影，知道阿米斯音樂節，一直想親自來感受阿米斯的魅力，但因為工作忙碌排不出時間，直到第4屆終於有機會拜訪。她向《Mata Taiwan》提起一個有趣的場景，開幕式歡迎各個團體依序入場，正當大家以為集合完成，要進到下一個流程時，主持人蔡政良突然發現還有一個部落不小心被漏掉，直接跟大家公開出包的狀況：「啊！剛剛少念到，我們還有最後一個部落還沒進場……」讓現場眾人一片笑聲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們今天的砲有點感冒，發不出去啦！」宣告活動開始的竹砲沒發成，冒出一堆白煙，蔡政良再次幫出包解圍。在唱阿米斯國歌時，風太大導致阿米斯國旗幾度拉不上去，也是靠著場中央的族人接力繼續唱，讓升旗儀式終於完成。

開幕式在都蘭國中的大操場舉行，圍觀的參與者經族人引導後退至跑道上，但隨著入場過程進行中，不巧碰上天空開始飄雨，雨愈下愈大，讓參與者的傘紛紛撐起，原先以為可能因此帶來的不耐感，奇妙的是並沒有發生。因為儀式流程保留的彈性，讓參與者與表演者的距離更親近。

意外的出包，就像那隻不受下雨影響，總是興奮奔跑闖入操場內的小狗一樣，戳破了遊客對於地方應該如何符合傳統的幻想泡泡，把參與者直接拉進音樂節的盛情邀約之中，一方面模糊了主客之間的界線，另一方面也呈現日常生活裡的真實面貌。

靈感自太平洋藝術節，音樂節從室內延伸至室外

阿米斯音樂節幕後執行的米大團隊，目前有六位正職，成員之一 Nunung Puhay（太魯閣族）接受《Mata Taiwan》專訪，他解釋，利用大操場作為表演舞台的靈感，是源自去年觀摩太平洋藝術節的作法。太平洋藝術節在關島舉辦，每4年一次，因而被米大團隊封號是「太平洋島國的奧運」，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主舞台和其他小舞台搭配，太平洋群島國家會輪流上去主舞台表演，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，「很太平洋、超 free，表演可以是傳統舞蹈或音樂，但只要是能代表你們部落族群的表演，無論傳統歌舞或現代創作都可以。」而這樣的舞台不受限制式規格，操場在沒人表演的時候，就會成為大家野餐、休息的地方。

今（2017）年音樂節主要分成三類探索空間——

小巨蛋、電影院和大操場，入口左手邊的體育館是「都蘭小巨蛋」，也就是室內的音樂表演場地；在穿過驗票口後可以看到大操場上的部落市集，匯聚部落美食和文創商品；美食區後方兩排搭給部落族人休息區的帳篷，再走進去往教室方向就是「都蘭電影院」的放映空間，而面向升旗台的大操場空間就是今年音樂節的主舞台。

「就節目策劃來講，今年還滿成功的是場外有分流，往年音樂節到了晚上，人群都擠在體育館，今年部落電影院的嘗試，本來以為可能不夠吸引人，沒想到來了很多人。」

Nunung 解釋，以大操場為表演舞台，是參考自太平洋藝術節的作法。（照片提供 / 米大創意有限公司）

青年辦的音樂節獲長輩認同，讓大溪地印象深刻

他們盡量平衡戶外與體育館內的表演安排，讓兩邊的觀眾都能看到獨特的表演節目，因此一些受邀的國際團隊若同時在兩個場地有演出，在體育館內可能就有特別客串的部落合作表演。「但這是無心插柳，」Nunung 說，其實也是因為經費有限，能夠邀請的嘉賓不多。像是今年邀請來自法屬玻里尼西雅大溪地的「Tamariki Poerani 舞團」，他們想到「Te Natira'a 南島大溪地藝術工作室」的創辦人 Kumu Walis 就是前者舞團團長 Makau 老師與 Kohai 老師的學生，自 2014 年開始加入 Tamariki Poerani 受訓與參加比賽，是很適合一起合作演出的人選。

除了大溪地島的知名舞團，今年還邀請到來自澳洲的原民樂團 B2M (Bathurst to Melville)，以及菲律賓的 DKK (Dap-ayan ti Kultura iti Kordilyera 「科地埃拉文化行動聯盟」)，是今年 4 月他們前往菲律賓北部呂宋島的山區，參加科地耶拉日 (Cordillera Day) 認識到的原住民族團體。阿米斯音樂節對文化多樣性的堅持，透過跨域的表演串連，把南島語族文化的帶進臺灣，甚至還有來自日本沖繩、摩洛哥等地的表演團體。

Nunung 負責與這些國際團隊聯繫，他坦言，不同地方對於文化交流的理解不同，「像菲律賓的 DKK 來到這裡才發現有這麼多觀眾，這讓以往都是面對小群人的他們變得很緊張，我們就安撫他們說照你們習慣的方式做就可以了。」而且也不是每個國家的人都習慣用 E-mail 溝通工作事宜，「因為幾乎只能見一次面，我們會給他們看以往的文字、影像紀錄，讓他們對音樂節有一個想像的輪廓，當然效果還是很有限。」

來自沖繩的 Kachimba Mundo 因為認識

Suming (舒米恩)，為了觀摩阿米斯音樂節，這次是自費來演出，明年阿米斯音樂節團隊也將自費過去交流；澳洲的 B2M 則是好奇與花蓮富里國小學生的同台演出，台下觀眾的反應會是如何；菲律賓的 DKK 這次難得在音樂節的工作坊分享，能夠留下紀錄作為後續行動的基礎。Nunung 也提到大溪地舞團老師參與後的感想：「她看到這個由年輕人主辦的音樂會，有很多老人家支持，讓她很感動，也給她很多靈感想帶回去大溪地實踐。」

由年輕人主辦的音樂會讓很多部落長輩支持，也讓來自大溪地的交流族人非常感動。（照片提供 / 米大創意有限公司）

規模有別以往，工作團隊去年就開始拜訪交流部落

問起這次節目規模更大、更豐富的阿米斯音樂節，幕後分工是如何運作的，Nunung 和 Suming 都說，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在「人」，怎麼與都蘭部落青年、交流部落和國際團隊建立關係。為此的準備工作，早在去年音樂節剛落幕不久，12月就開始一一拜訪部落。

說這些是工作的一部分也很奇怪，因為他們認為更多是去「聊聊天」。

「為什麼要這麼早？套句老闆 (Suming) 講的，那是建立關係彼此信任的一個基礎，你去，不見得他一定會來，但這是建立關係的一個開始，」從都蘭部落的年齡階層，到聯繫外面部落，每個第一次拜訪，都是由 Suming 親自領著米大的年輕人，帶酒過去聊天，或用公司名義去參與該部落的豐年祭，「一遍、兩遍、三遍以後，讓對方記得你的長相。」

Nunung 笑說這一趟下來不知道已經喝了多少酒，「我不是阿美族，自己以前也有對酒不好的印象，但我在旁邊觀察發現，酒其實是開啟對話很好的橋樑。」他還用一個比喻，「就像在廟裡可以拿香或直接雙手合十拜拜，但有些人覺得拿香更能與神明聯繫」，而酒可以是讓聊天氣氛熱絡起來的好道具，「其實部落的人也沒有要你喝到底，頂多鬧你但不會用『乾杯』刻意灌你。」

不想成為「Suming 的音樂節」，溝通執行能量如何轉移

去年由都蘭部落年齡階層「拉中橋」負責主要策劃與執行，今年則交給「拉千禧」擔任此角色，「感覺哥哥姊姊也想看弟弟妹妹會怎麼做，」Nunung 強調，米大團隊會透過年齡階層去傳達事情，也是讓部落的主體性真正彰顯出來，「我們也沒能力去做號召，頂多是從旁去問他們的想法，看怎麼協助解決問題。」平時留在部落的年輕人是少數，實際全體開會的次數不到三次，因此更仰賴各個年齡階層內部的緊密溝通過程。

Suming 則認為都蘭已經有很棒的基礎，青年會自發性的來部落參與傳統歌、學傳統技能，和老人聊天聽以前的歷史，「文化參與比行政工作都來的更重要」。

為了與其他部落建立關係，團隊早在去年音樂節落幕不久，就開始一一拜訪部落。（照片提供 / 米大創意有限公司）

今年都蘭以外的交流部落共 15 個，橫跨 6 個族群——阿美、布農、鄒、卑南、排灣與魯凱。「每個部落不見得會有年齡階層或特定部落組織，傳達的時候就要想好他在部落的角色，」Nunung 告訴《Mata Taiwan》，若從工作的角度來看待與部落的溝通，一定會覺得相處很累：「你知道嗎？有幾個部落其實很調皮，很想給貼他們標籤但又不能這樣做。」回想到這件事，他忍不住露出想翻白眼的表情。與其說是工作，不如說這就是在部落的生活。

不過，阿米斯音樂節走到第四屆，是否已經從「Suming 在部落舉辦的音樂會」這樣的印象，逐漸轉變成「都蘭部落的音樂會」？

在回程路上，我忍不住問小章，後（2019）年會想再來一次阿米斯音樂節嗎？她很肯定地點頭說會，她下次要帶朋友一起來，「我會推薦給朋友說，這些在地青年很努力的想讓都蘭部落的知名度愈來愈好。」在小章看來，Suming 無論是在音樂表演的感染力，還是作為音樂節的發起人，都是賦予現場能量的關鍵角色。

「我們從去年就有意識到這件事，應該是要讓大家認同文化、為了音樂節而來，而不是單純為了 Suming 而來。」Nunung 說，這兩年有把主事重心慢慢從 Suming 身上轉移，於是，能夠勝任與都蘭或其他部落溝通能力的角色就很重要，雖然自己職稱上掛的是「企劃」，但他實際上的工作任務很複雜，涵蓋部落內部與對外的聯繫，以及音樂節的外場工作。「現在在內部會議，就會讓大家知道很多事情可以通過我這邊決定。」Suming 對於是否將直接讓部落青年接手執行阿米斯音樂節，回道：「目前還看不出來，但有機會交給部落青年接手，應該會有還不錯的人勝任。」

Suming

認為都蘭已經有很好的基礎文化傳承基礎，文化參與比行政工作來的更重要。（照片提供 / 米大創意有限公司）

事先讓訪客對部落有認識，「無菜單」音樂節開始有了改變
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個「沒有節目表」的音樂節今年開始有了變化。

隨著音樂節的日子接近，臉書粉絲專頁會每天介紹一個部落或攤位，Nunung 坦言確實有引起團隊內部的異議，「但這是事先讓觀眾對於部落有所認識，而不是什麼都不知道就來」，回歸到怎麼看待「沒有節目表」的原則，他認為這背後隱含的意義是，觀眾並不是抱著對「正式、專業的節目」期望而來，而是「一起交流的時光」。再說，這些短文簡介也沒有透露具體的表演主題，主要是部落自己想介紹的內容，會由他們寫好，再交給小編編輯刊出。

都蘭電影院和戶外的工作坊也是今年新增設的活動，在音樂節第一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，他們嘗試用軟性的方式帶入一些議題和文化，比如邀請古帆船的製作者 Laway（賴進龍）和馬蘭部落聯盟行政長羅福慶老師分享，Mayaw Biho 談傳統領域劃設辦法議題，DKK 和 Kachimba Mundo 現場帶來舞蹈體驗等。

本屆阿米斯音樂節改變以往不是先公開節目表的做法，希望讓參與者對部落有預先認識，「而不是什麼都不知道就來。」圖為 Laway 所製作的阿美族古帆船。（照片提供 / 米大創意有限公司）

周邊商品銷售佳，如何在非音樂節期間持續從事營利是下一個挑戰

雖然音樂節周邊商品在音樂節銷售成績亮眼，第二天還沒結束就全數售完，但 Nunung 向《Mata Taiwan》透露，其實音樂節的經營主要還是靠門票收入，為了維持音樂節的獨立性，目前暫無接受企業贊助的規劃，而周邊商品的利潤沒有很高。「今年像地墊、椅子，剛好售價介於中間，是拿來測試市場的，因為訂的量少，扣掉成本以後其實才賺 100 元」，他認為今年周邊商品的成功關鍵還是在於主視覺，得到參與者很好的迴響，「去年主要聚焦在阿米斯國旗，今年則強調手作、刺繡」，圖紋核心是取用都蘭部落的阿美族十字繡，再經 Suming 建議設計調整方向。

音樂節結束後的幾天，一直都還有網友在阿米斯音樂節粉專下留言，說「這次賣的太少、排隊都買不到」，很希望可以再補貨，但 Nunung 說：「我們寧可少賣，也不要補貨，因為會有時效性的問題。」目前周邊商品的販售皆依當年度規劃而定，主要還是會受制於音樂節結束後，商品恐怕買氣不佳的問題。

「我希望這個音樂節是營利，因為營利才可能持續運作。明年休息一年，期間也可以安排交流參訪。」不過除了音樂節期間的門票、週邊商品外，目前團隊對於如何在非音樂節期間持續從事營利行為，仍在思考如何突破現況與挑戰，「例如設計與販售音樂節長賣型官方週邊商品，或是有機會累積經驗，分享講座可能也是另一種方式。」Nunung 說。

團隊將今年周邊商品的成功歸功於主視覺，圖紋核心為都蘭部落的阿美族十字繡。（照片提供 / 米大創意有限公司）

訪談尾聲，我向 Nunung 提起自己好奇的問題，部落族人在音樂節期間幾乎都有穿正式族服，是事先規定的嗎？

他回說是。回到這個在地音樂節的文化性來說，Nunung 心目中對音樂節的理解，最終的任務是讓大家認同文化，不只是原住民文化、更是臺灣文化，或把格局拉到南島語系的文化。

「因為族服是最突顯出代表你們族群的身份與形象，應該沒有一個場合，難得可以同時看到這麼多族群，我們也希望透過音樂節的要求，讓臺灣這塊島上的人，去正確認識該部落的穿著，讓每個部落對自己展現自己主導權。」

Nunung 認為族人穿著族服，不但代表族群身份與形象，更是部落展現自己主導權的表現，正如同阿米斯音樂節對於都蘭部落的意義。（照片提供 / 米大創意有限公司）

延伸閱讀

沒有節目表的阿米斯音樂節：以最真實的部落，和世界對話！

老外一個問題逼金曲歌手舒米恩重思音樂會定義：什麼是代表臺灣的節奏？

舒米恩談音樂：像張惠妹一樣以原住民的名，讓文化在電音的搖擺間與主流碰撞！

若喜歡這篇文章，請為我們按讚或分享喔！

或直接為《Mata· Taiwan》的持續運作灌溉：

媒體小農

Tags: culture Suming 太平洋藝術節 舒米恩 阿米斯音樂節

Vanessa Lai

Vanessa，讀社會學、人類學的大學生。現為《Mata-Taiwan》採訪編輯。
